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

年谱长编

下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下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本书是国内首部完整辑录晚清政坛领袖人物之一林则徐生平资料的年谱长编。文献征集包括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旧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书中对谱主有关资料、事迹多有考证,并引述学界最新成果。本书是研究林则徐完整的编年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年谱长编:全2册/来新夏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7651-9

I. ①林… II. ①来… III. ①林则徐(1785~1850)——年谱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723 号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上下卷)

来新夏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总印张:55.5 插页:12 总字数:861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313-07651-9/K 定价(上下卷):2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1842 年 五十八岁

正月，林则徐仍在东河工次。

正月初一日，奕经赴杭州，十六日到绍兴，军纪极坏。当时的目击者说：

奕经等以绍城试院为行台，饮绍酒大乐，日在醉乡。其蒙古兵之至也，自称禁旅，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扎营于府山，破草木，澈夜举火。

（范城：《质言》，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

正月二十九日，奕经、文蔚等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曾梦洋人上船出洋的荒诞吉兆，冒然分路出兵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其进兵方略是：

（一）奕经以三千兵驻绍兴之东关岭，文蔚以二千兵驻慈溪城北之长溪岭，副将朱贵、参将刘天保以三千兵驻慈溪城西之大宝山以图镇海。

（二）提督段永福以四千兵伏宁波城外，余步云以二千兵驻奉化以图宁波。

（三）海州知州王用宾与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传作孙）郑鼎臣统水师以图定海。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一至八、一一至一五）

〔按〕奕经三路进兵的日期，诸书所载不一，有作二十八日者。此据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所改订。

正月三十日，英船“安音”（Ann）号在台湾海面土地港口触礁，船上五十七人悉为伏勇俘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一〇至一二）

正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军连克数县，钟人杰自称钟勤王，立都督大元帅红旗，设知县、千总等职称，连克崇阳、通城等地，声势甚盛，引起清廷的注意。（《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二月初五日，奕经进军各路，纷纷溃败，退过曹娥江到绍兴。初七日，奕经等到杭州对岸的西兴镇，旋渡钱塘江还杭州。此次冒然出兵以全军溃败而

告终。（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二月初八日寅时，东河河工告竣。旋奉谕旨，林则徐仍由工次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总办河务的大学士王鼎原拟留林则徐在河工立功免戍，至是徒劳。王鼎涕泣相送，林则徐赋诗二首安慰王鼎。诗中写道：

幸瞻巨手挽银河， 休为羈臣怅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 蚊虻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 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未堪论得失， 相公且莫涕滂沱。

元老忧时鬓已霜， 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 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 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 宝剑还期赐尚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五）

林则徐在诗中反复安慰王鼎，并借抒发离别之情来表达对个人前途和国事的关心。“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表明了自己对不能完成重任早在意料之中；“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则认为个人遭戍毫不足惜，而只希望能群策群力想出制止侵略的良策。同时，林则徐明知政治风云是“人事如棋浑不定”，但还要坚持“君恩每饭总难忘”的愚忠。他可能揣测到朝廷中的某些阻力，因而热切希望王鼎“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这两句诗表现出十分愤激的感情。这可能是王鼎在临别时，曾向林则徐表明自己将以死相争，所以林要劝他保重。因为重柄操于皇帝之手，要扭转局面、排除阻力，除非皇帝赐以尚方宝剑，斩佞臣头，其他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两句诗也反映出当时抵抗派与投降派之间的矛盾已达剑拔弩张相当尖锐的程度。林、王之间泣别的这类话很可能流传出来，成为后来传说王鼎“尸谏”的一个原因。

清廷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布这样一道颠倒功过、混淆是非的命令，显然是在投降派操纵下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所加的蛮横迫害，它证明道光帝已与投降派沆瀣一气，也反映了由于满族亲贵连遭挫折失败而对汉族大臣施加压力的民族矛盾。

二月中旬，林则徐有《致吴嘉宾》书，讨论吴上奕经八项建议的内容，诚恳坦率地提出个人意见，并进一步发挥反对封海、提倡制船造炮的主张。这是反映林则徐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信中说：

来书所论粤事，稍摘病根，诚洞彻隐微之论。又从令叔补之先生见所上扬威将军书八事，筹机运智，胸有阴符。以簪毫侍从之臣，而有揽辔澄清之志，且具此料敌攻瑕之识，量沙聚米之才，彼行间将领闻之，能无汗颜耶？

八事中奇正分用一条，尤得兵家规转环生、变化从心之妙。迩来用兵者多未明此法，徒将各队聚集一处，无所谓明诱暗袭诸法，犹之拙手作文，绝无开合顿折，则一览而尽耳。兵气既挫之后，若不求出奇制胜之方，恐难得手。尊议此条，军中果善用之，其庶几乎！

至如封海一条，前人虽有行之者，而时势互异，鄙意尚不能无疑。如所谓塞旁海小口，只许渔户出入大口，早去晚归，果皆遵行，岂不甚善。奈沿海小口以累万计，塞之云者，将皆下桩沉石乎？抑仅空言禁止乎？空言则虽令不从，沉石则所费无算。且即处处堵塞，并派员弁看守，不许过船，彼奸民独不能以内外两船盘运乎？又能保看守者之不通同卖放乎？至渔船朝出暮归，亦只恒言如是，实则安能画一？其不与夷通者，不责自归，其与夷通者，累月不归，亦孰能押之使返？若俟其归而罪之，彼且以遭风漂淌为解，其能问诸水滨耶？闽、粤濒海小民，向有耕三渔七之说。仆在粤曾欲编查渔蛋各船保甲，而势格不行。不得已，只令于帆船旁大书籍贯、姓名，期于一望而知，或贩烟，或济夷，或盗劫，指拿较便，使此辈生忌惮心耳。设口稽查云云，在无事时，大商或不敢玩法，此外商渔偷渡，终日间不知凡几，海中无铁门限，面浪大如山，又安能如内河诸关之拦船截验哉？往在戊戌年，以天津查出粤船卖烟，奉旨切责，粤东大吏遂奏定出海商船逐汛查验章程，竟无一船遵照者，甚至将赴船查问之弁由粤洋带至上海，以为风利不得泊也。禁货出洋，无异因噎废食，凡业此者安肯坐待？况夷氛方炽，若为此禁，则转成鱼爵之殴。鄙意似宜将此一条再为斟酌，则尽善矣。

至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

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在前岁粤东藩维未破，原只须于要口严断接济，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范围斯止耳。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憚？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以出师为搪塞差事，安有斗心？恐人人皆已熟读《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而朝廷例费之多，各营津贴之苦，沿途供应之疲，里下车马之累，言之可胜太息乎？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七至二八八）

〔按〕此函原题道光二十二年于河南工次，惟函中又称：“顷者仍踵荷戈之役，亟须束装，不及条陈，谨率抒胸臆如右。”是林写此函时，已奉到由工次西戍之命了，故系此函于此。

在此时，林则徐因知浙事溃败之讯写了《致李星沅》信，愤慨于战局之坏，对此次溃败之由及补救之方提出看法，而于个人的遣戍命运则淡然处之，可以见他重“寰宇清平”的胸襟。信中说：

浙事溃败（新夏按：指奕经战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闻此时怨羹吹齏，不令更有雇募之事。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弟于河上藏工，仍行西戍，忆上年即应就道，缓至今日，又复奚辞？雪海冰山，实非所憚。路途音渺，将时事付诸不见不闻，较之有见闻而莫可如何者，不犹愈乎！此后鱼雁难通，不敢远烦致问，惟遥听隆声盛业，以慰翘怀。但祝寰宇清平，即坡公所云“谪所过一生也得”耳。海上之

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九至二九〇）

林则徐在河工被戍引起一些正直官吏的愤愤不平，他的座师沈维鏞曾从京师给他写信说：

乃未奉甄劳之典，忽闻严谴之加，凡在相知，同声恹叹！窃谓造物生才有数，国家得人最难。榷楠豫章，堪胜梁栋，而以斗筲轧之，以葑菲弃之，风餐雪虐，有识寒心！……嗟呼！岭南之役，败于纤儿，今浙事又将再误矣。封疆大任，能堪此几许败坏耶？天潢巨室，声望赫然，惟务掩耳盗铃，启寇心而疲民力，其与开门揖盗之元凶，何分霄壤！此后东南半壁，尚有乐土耶？……重念阁下侧身就道，万里而遥。令郎汴中随侍，未闻有人。仙眷远在金陵，靡屦糗粮，一无储偁，知交如仆，何以为情？虽然八荒皆户闕，况今生聚繁华。足下宅心太平，履险获福，惟祝调护起居，为国为民自重，不日赐环恩沛，茂赏功宗。伫见整顿乾坤，与古名臣比烈。……

（沈维鏞：《与林少穆书》，见《补读书斋遗稿》卷七）

这封信不仅是安慰林则徐，而且也指斥了局势的败坏。

林则徐的被戍也引起了河南遭灾群众的惋惜与感叹。当消息传出后，“百姓闻之，皆扼腕叹息，多有泣下者”。（《汴梁水灾纪略》）这也可证林则徐在河工上确能实心任事，作出贡献。

二月初七日，奕经自前线战败退归杭州后，一仍奕山故伎，盛陈敌人声势来掩饰败绩。《道光洋艘征抚记》曾揭载其事说：

镇海之役，刘天保军仅伤七人而奏言全军覆没，仅脱回七人。大宝山之战，我军仅死百余而奏言死者千余。慈溪英兵登岸仅二千余而奏言万有七千，无非张贼势而遁己罪。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二月中旬，林则徐在祥符工地致函友人，谈及其在祥符工地襄办黄河堵口工程情况，原函系正楷手书，于1949年在昆明发现，原文如次：

孟陬接披还翰，知前裁寸简已澈青眸。叨注念之殷拳，增中衷之纫佩。藉审年兄履绚绥辑，升祉缙凝，近依日月之光，眷隆讲幄。伫拜丝纶

之宠，秩晋官端，延企吉音，定符遥祝。

仆河壖从事，劳拙徒形，岁前工务本已垂成，祇缘颶母狂飞，复使天吴挟浪，因而水衡增给，抵石重加。幸畚凿之如云，更经营于不日，已于仲春八日合龙。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矣！

所寄贵门生名单及同门卷均已接收，桃李成蹊，足增欣羨。专此。复颂史祺，诸惟雅照不一，通家生林则徐顿首。

[按] 此函是浦光宗先生于1949年在昆明胜利堂旁一旧字画铺中所发现。1985年，浦氏将此函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该馆胡京春为此写专文介绍发表于《云南日报》并附发原函。现特将胡京春先生所撰《昆明发现林则徐真迹信札》一文的全文附录如下：

最近，在云南昆明发现一封保存基本完好的林则徐致友人的真迹书信。这封由林则徐正楷手书的信札共三页，一百八十二字，写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其内容是林则徐向友人谈及1841年他从遣戍途中折回河南开封的祥符工地负责襄办黄河堵口工程的情况。1841年8月，林则徐抵开封，亲驻祥符六堡河上，投入“劳拙徒形”的治河救灾工作。祥符工程本拟在年底竣工，因“颶母狂飞”而推迟。后经河工们齐心奋战，祥符大坝于仲春八日合龙，至此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矣。林则徐在整个祥符工程中实心任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总办河务的大学士王鼎原拟留林则徐在治河工地立功免戍，但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仍由河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封新发现的林则徐书札是研究林则徐治河功业及当时活动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这封林则徐书信的原保存者，是云南省交通厅云南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八十二岁的浦光宗同志。现在，浦光宗同志将这份珍贵文物寄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而且谢绝了文物奖金，精神值得表彰。这封林则徐书札，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妥善收藏。

（1986年1月18日《云南日报》）

二月中旬，林则徐路过苏州时，宣南诗社旧友潘曾沂仅写诗相赠而未晤面，林写《次韵潘功甫舍人见赠三首》和《又次韵五言一首》。在前三首中之第三首，林表达了“雪窖冰天亦壮游”的豪迈气概。后一首中的“迹疏神密处，珍重数篇诗”二句似对潘曾沂因有顾忌而不来相会一事表示遗憾。（《林则徐全

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六至二〇七）

二月十三日，清廷命耆英为广州将军。十七日，改署杭州将军。二十七日，又加钦差大臣衔。（《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一六、三五；卷四五，页一六）

二月十四日，奕经又渡钱塘江至绍兴，谋实行臧纡青“伏勇散战”的建议。（《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九）

二月十七日，清廷决定对英军采取“尤当设法羁縻”的投降政策。（《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三六）

二月十七日，清廷命伊里布赴浙江效力。（《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三五）二十四日，又赏给七品顶戴，随耆英赴浙。（《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〇、一六）

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的上谕，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势的不稳定和征调的各地军队在沿途有滋扰情事。（《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七）

二月间，钟人杰起义失败。（《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三月二十七日，英军由于侵略行动的战略需要和群众性反抗斗争的威力退出宁波。（《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二）继又退出镇海，转向北攻。

英军在宁波大肆骚扰，曾闯入我国著名藏书楼——范氏天一阁，掠去《大明一统志》等珍贵舆地图书数十种，又向居民索购《浙江十一府志》和黄河、长江地图，“略识地里与江河梗概”，为实现其闯入长江胁取利权的侵略计划而搜集情报资料。（《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二〇；梁廷枏：《夷氛闻记》卷四）临退出宁波时还向当地勒索了“犒军费”。

〔按〕《道光洋艘征抚记》说：“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圆”；《夷氛闻记》卷四说：“随索其地犒军银百二十万圆”。但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说，《始末》、《中西纪事》及马士所著书等中外著作“均无此项记载”。

奕经在英军退出后，才进驻各城，但他恬不知耻地以克复城池入告，将弁均得功赏。（《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二、三月间，英船又多次侵犯台湾港汊洋面，均未得逞。（梁廷枏：《夷氛闻记》卷四）

三月间，林则徐西戍途中过洛中，当地官吏叶小庚邀游龙门香山寺。林则徐撰《同游龙门香山寺记》，文中借景抒情。他虽以“止足之念”遣怀，故示

坦荡,但仍不忘国事,希望“瀛壖荡平,寰宇清晏”,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文中写道:

仆虽不敢远希古贤(新夏按:此指白居易以七十万缗修香山寺以终老一事),而止足之念,久已积诸怀抱,顾时事之艰,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之休咎者。今虽万里西行,而南望侧身,叹喟欲绝,尚敢希林泉之娱哉!虽然,数与时相需,亦因时而转,即此征途中得与佳山水遇,或亦数不终奇,时不终艰,如东坡所云人阨非天穷者耶?旦夕间瀛壖荡平,寰宇清晏,使仆东还有期,犹将随诸君子踵兹胜游,即以遂吾终焉之志,未尝不可以斯言为息壤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九)

林则徐在洛阳写答亲戚叶小庚诗数首,即《西行过洛,叶小庚招入衙斋,并赠两诗,次韵奉答》、《小庚邀集千祥庵,叠僚字韵奉谢》和《连日对饮怡园,读〈天籁轩词〉复次身字韵》等。诗中对叶颇加推重,并感谢叶的招待,其第一首即表述了在河工上的成绩和希望听到战事胜利消息的心情。诗中写道:

连圻曾愧领班僚, 诤有涓埃答九霄。
谪宦敢辞投雪窖, 捷书犹冀靖天骄。
他年马角谁能料, 前度鸡竿已暂邀。
犹喜宣房差不负, 汴城昏垫幸全消。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二〇七至二〇八)

三月间,林则徐途经洛阳时,住在东郊的东大寺,应该寺香海上人之请书联,联文是:“右军帖许怀仁集,兴嗣文宜智永书。”联前题“香海上人精心学书,撰句勗之”。(《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〇〇)

[按] 此联原件藏洛阳博物馆,照片见《书法》1979年第6期。该刊并有陈廉贞、曾意丹所撰《林则徐和邓廷桢的字》一文介绍此联。但茅林立先生实地考察时,该馆坚称无此手迹,抑该馆秘不示人,未敢肯定。

[又按] 据在洛阳实地调查,东大寺正名是延恩寺,因在洛阳东郊,故俗称东大寺。此寺明代修建,在乾隆本《重修洛阳志》卷一五有邢绍德撰《福藩奉敕创建延恩寺碑记》。抗战时被炸毁,旧址现为洛阳市第一高中。

三月间,林则徐在洛阳有《致苏廷玉》的信,信中揭露了河工拖延的弊端所在,并告之自己已奉命就戍说:

中州河事，旧腊本可合龙，所以迟回反复者，只由于在工文武心力难齐。譬如外科之治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迨局势屡变，几成大险之症，而向之明知易愈而不愿其遽愈者，至此亦坐视而莫知所措，言之可为寒心。幸而天悯民穷，不使久为鱼鳖。此次之得以堵合，大抵神力为之耳。弟朝夕在工，不过追随星使朝夕驻坝而已，曷尝有所建白？而苛刻催促之名，已纷然传，谅阁下亦自有所闻。今事竣仍作倚戈之待，却是心安理得。昨奉文后，即由工次成行。

同时，他在信中还针对苏鳌石的重船轻炮主张，提出船炮并重以加强海防、建设水军的计划，并且深深系念政局的变化。信中说：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

南风盛发时，津、沽不知何似？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念此可三太息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〇至二九一）

四月初，林则徐在从洛阳赴西安途中，路过华阴，应华阴令姜申璠的邀请与陈赓堂、刘闻石等同游华山，并写诗赠姜。诗中描绘了华山的风光景色，盼望自己能归隐，能遭逢尧舜时的盛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三至八四）

〔按〕 林则徐过华山诗之诗题不一。《全集》本作《壬寅四月，仆西行过华阴。姜海珊大令（申璠）招游华山，同游者闻石十二兄先生及陈赓堂司马也。归途赋七古一章柬姜君，先录初稿，请十二兄削正，并邀同作》，今据此。

〔又按〕 林则徐游华山诗，当时除写给姜申璠外，还写给同游者刘建韶（闻石）一通，姜卷已失，刘卷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纸本纵33.5厘米，横81.3厘米，诗前有题，诗后款署“少穆弟林则徐未定草”，下钤“少穆初稿”、“此间不可无我吟”皆朱文篆书方印，卷后下角有“蒲城周氏珍藏书画之章”朱文篆书方印。林则徐在诗题中把游山的时间写得十分清楚，原文是：“壬寅四月，仆西行过华阴，姜海珊大令申璠招游华山，同游者闻石十二兄先生及陈赓堂司马

也，归途赋七古一章，柬姜君，先录初稿，请十二兄削正，并邀同作。”因为此系写给刘建韶的初稿，故诗题与《诗钞》刻本不尽相同。（史树青：《林则徐游华山诗手迹跋》，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又按〕《全集》本第六册诗词页八三脚注称：柬姜申璠手卷今未见。《云左山房诗钞》诗题作《华阴令姜海珊（申璠），招余与陈賡堂先生、刘闻石建韶同游华山，归途赋诗奉柬》。此诗又曾书赠云生先生，有石刻墨迹拓本存世，诗题作《道光壬寅四月，则徐西行过华阴，邑侯海珊姜君招游华山，同游者陈賡堂、刘闻石两郡丞及儿子汝舟也。归途赋诗一章，柬海珊并约陈、刘二君同作。云生先生闻而见和，且为作华岳图，词翰双美，深感其意，因录前诗奉粲，即希削正》，末署“少穆弟林则徐初稿”。《诗钞》和石刻墨迹拓本中之诗句，颇出入。

〔又按〕林则徐的华山诗，后勒石立于玉泉院，现藏西安碑林内。

四月初，英船不断窥伺乍浦，耆英遵照清廷“暂示羁縻以作缓兵之计”的方针，派伊里布等往乍浦“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寻求对外投降的门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四五）

四月初九日，英军攻陷乍浦，焚杀甚惨。十九日，英军全部离乍浦，准备入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五至八）

耆英在乍浦失陷后，大肆散布失败情绪，高唱投降论调，向清廷鼓吹除投降“别无他策”，他在奏疏中说：

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八）

四月十六日，清廷命耆英赴广州将军任，以特伊顺署杭州将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一）

四月二十六日，清廷以乍浦失陷后，浙东紧张，又命耆英回杭州。五月初六日，耆英在途中得旨折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一，页一一）

四月二十七日，清道光帝下含有罪己性质的诏书，希图借此安抚民心，挽救失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一至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谕内阁：朕以鸦片烟流毒中国，贻害生民，前岁特降谕旨，飭令各省严禁，再三剴切申戒。因广东为外夷通商

之所，特命林则徐前往查办，各国夷商，均遵约束，独啖咭喇逆夷义律，以烧燬烟土之故，藉口滋事。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旋亦罢斥遣戍。乃该逆于道光二十年六月，潜窜浙洋，窃据定海。继复于天津海口，呈递稟词，朕惟中外一体，念切怀柔，不以其侵犯在先，诉辩在后，遽加屏绝，复命琦善前往广东，确切檄办。又将伊里布在浙查获逆夷头目安突德等多名，特予宽典，免其诛戮，于定海退出之时，即行给还。乃该逆夷狡诈反复，要求无厌，明知琦善意存抚驭，不设防守，竟尔称兵首祸，累犯大角、沙角各砲台，伤我提镇大员，扰我海疆黎庶，是逆夷因私贩烟土，而肇起衅端，复阳为乞请，而阴施诡计，背信负恩，神人共愤。朕之命将出师，实由于此也。乃至靖逆将军奕山等到粤，逆夷已窜入内港。窥伺省垣。彼时带兵守土吏，贪以该逆贪利性成，希冀通市，恩将商欠该夷银两，准令给还。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亿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雠，此又朕轸念薄海民生，不得已权宜也。孰意逆夷包藏祸心，欺天灭理，粤东甫经敛迹。闽浙又复扬波，定海再窥，连城袭据，以致督臣殉节，镇将捐躯，荼毒生灵，罪难擢数。爰命扬威将军奕经等帅师攻剿，数月以来，贼退宁波，旋陷乍浦，是该逆在粤，则以厚施为饱颺之谋，在浙则以掳掠为斋粮之具。察其凶狡情状，实已罪恶贯盈，上天降监，必加诛夷，下民何辜，罹兹惨酷。朕抚躬循省，五内焦劳，每念毒孽未除，颠连莫拯，痛心自责，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难安。将军参赞、督抚及内外文武诸臣，亦宜仰体朕怀，亟苏民困，勿存苟安之见。狙于目前，勿怀倖免之私，貽臭于后。至于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殊不知贼之深入，早已自蹈危机，果人人奋勇直前，有进无退，加以乡民义勇，层层接应，则主客之势既异，众寡之数又殊，因地乘机，何难制胜，是逆夷之肆意猖獗，皆士气不扬所致也。其从逆汉奸，原系穷蹙愚民，或以生计维艰，为利所诱，遂至甘心从贼，暂饱身家。试思蹂躏者，谁之乡里？抢夺者，谁之资财？贼来则驱之使前，俾当锋刃，贼去则委之于后，仍蹈刑诛，苟有人心，当知悔恨。朕为天下生民主，若止顾目前苟安无事，不思大者、远者，一听烟毒横流，不行禁止，是朕上负皇考付托之重恩，下不能保吾民之生命。思及此，曷肯不竭力禁之，更曷敢不竭力禁之也。目前虽奸夷傲扰，日肆贪残，尔闽帅疆

臣，身膺重寄，宜何如激发天良，申明纪律。凡奋勇争先者，赏不逾时，退缩不前者，诛之无赦，如此则何攻不克，何守不固耶？从前办理不善诸臣，除分别惩警外，余令戴罪图功，原冀其知感知奋，勉赎前愆。倘复坐失事机，殃民纵寇，国法具在，不能为若辈再宽也。至士民中，果有谋勇出众之才，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魁。或声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膺非常之懋赏。总之，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朕宵旰思艰，兢兢业业，尔诸臣亦惟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懋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埽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兹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及朕为民除害之本意，特谕中外知之。

四月二十七日，清廷根据奕经的建议，令耆英负责“羁縻”，即负责办理投降事宜。（《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一一）

四月三十日，英军抵吴淞口。当时宝山民情甚壮，不论男妇，都积极备战。（《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页一四）

四月三十日，王鼎卒。（《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按〕王鼎的卒年月日，我在本谱初印本中订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所据是《显志堂稿》卷七冯桂芬为人代撰的王鼎墓志铭，此说有误。因我所据冯桂芬此文系过去倩人钞录，将首句“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抄落一“晦”字。后在使用时即按前所钞录的资料而未检原书，所以便据“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一语而遽定为“四月十二日”。设当时能再检原书，则立可发现“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晦”的年月干支朔晦等均难相合。设以“戊申”为是，则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乃十二日而非晦日，设以“晦”为是则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晦日，是丙寅而非戊申，如此则矛盾立见。那样，我既不致鲁莽定王鼎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也不致影响他人采此误说。这一失误说明钞录资料假手于人的不妥而钞录资料后未即时核对，使用时又不检证原书，都足以造成失误。我应引以为戒。

我在增订时，因此事有异说，曾致函陕西蒲城中学刘仲兴老师及郭昭明同志等探询有关王鼎之死的情况，承刘仲兴抄寄王鼎墓志全文及石刻文情况。原函中说：

关于王鼎墓志，估计原来有两种。一种可能和普通所见者相同，系

方形有盖，随灵柩埋入墓穴。另一种则系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乃四块横形石刻，各高35公分，横长107公分，厚约10公分，字系楷书。原装嵌于王鼎祠堂内墙壁上，“文化革命”时被破坏。现只完好的保存第一、二块，存放县文化馆。

[按] 这篇石刻墓志是由穆彰阿篆盖、卓秉恬撰文的，而卓文则系冯桂芬所代笔，以石刻志文与《显志堂稿》卷七所收代撰稿相核，内容基本相同，其主要异处是：

(一) 石刻文作：

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太子太师东阁大学士蒲城王公薨于位。

《显志堂稿》文作：

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

相异者为易“二”字为“四”，如为二十四年则四月戊申晦不合，“四”字显然是后改，至于是刊刻之误，还是有其他原因所造成，则因缺乏依据而尚难考定。

(二) 石刻文作：

养疴园邸，卒以不起。

《显志堂稿》文作：

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

冯桂芬在收入集中时增写了“行愈矣”是一种有意之笔，暗含着王鼎的病已将痊愈而突然逝去，这或隐指王鼎之死有问题。

(三) 石刻文作：

余与公同朝四十年，先后同馆阁，于公为后进，辱公折行辈论交，意气最浹，谡（新夏按：王鼎子，早殇）与余子樗为同年，而樗又出公门下。知公之深，宜莫余若，其奚以辞。

《显志堂稿》删去此段文字，正说明冯在收此文入集时已作为个人所作文章均无需叙所代笔之卓秉恬与王鼎之私谊。

其他虽文字互有歧异而立意相同，其记王鼎生年及享年均作“公生于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薨年七十有五”，以此推算则王鼎当卒于道光二十二年，冯集作二十四年为误。

[又按] 林则徐获知王鼎卒讯后，曾写《哭故相王文恪公》悼诗，怀念知

己，悲愤时事。并隐约暗示王鼎由于在朝无人支持，意见不被采纳，遭受排挤，终至死非其愿。悼诗写道：

才锡元圭告禹功， 公归遵渚咏飞鸿。
休休岂屑争他技， 蹇蹇俄惊失匪躬。
下马有坟悲董相， 只鸡无路奠桥公。
伤心知己千行泪， 洒向平沙大幕风。

廿载枢机赞画深， 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 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 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闻道犹虚席， 一鉴云亡未易任。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二）

林则徐还撰联悼念，联文是：

名位并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

（萨嘉渠：《林则徐联句类集》卷三；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二七）

据悼诗中“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之句，似系到戍地后始知王鼎卒讯，即最早也当在十一月初九以后。至林则徐究从何获知信息，推测最大可能来自京中友人来信或口述的京师见闻。林则徐曾把这些见闻录为《软尘私议》，其中第十则即记王鼎自缢事。

〔又按〕王鼎的死因，清人笔记杂著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薛福成的《庸盦笔记》和曾寅光的《逸事识余》等都说王鼎是因劾穆彰阿、荐林则徐，志不得申，遂仿照古代尸谏办法自缢而死，他们的共同理由是穆彰阿、陈孚恩等的更换遗折。我认为这点理由尚欠充足，因为王鼎即使正常死亡，在遗折中亦可以写上劾穆荐林的遗言，并不一定非自杀的遗折才能写这些内容，而穆、陈的易折只是为内容有碍。不过，王鼎之死因是有可疑的，自杀的传言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所以不仅笔记中有，晚清孙衣言为张芾所写的神道碑铭中也有言及，而林则徐挽诗中的“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的诗句，也认为王鼎是尸谏。所以自杀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也应注意到，像王鼎这样的人是会考虑到大臣自杀将会给身后带来验尸、审讯、流言等等麻